

四友堂里言

蘇子卿

PDG

四友堂里言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

據綏中吳氏藏傳
鈔本景印原書葉
心高二四毫米
寬一四八毫米

叙

今稔余就館于鏡湖之雄飛堂
公家也春仲偶遊戲于詞曲間
秘、未達心寔苦之又急不獲
矣一日長云之小阮鼎士玉視
某頗優之四友堂稿現立可觀
冠進渴玉則黃子使見向其年
噫黃子乎其年去蘭成之射策
餘技乃有是乎堅清再四乃獲見
自知氣之何以卑也心之何以輸
是乎亟携玉高寢食于中爇及

即黃子之王叔父諱元凱字長
而輟拘于律限于聲意所欲言
一知音者以為之導閑筆且屢
余他因語之胡鼎士曰吾家極
也余喜甚即以鼎士為介甫衣
曰二十一向所他時曰十九歲
無笑也視仲華則猶未逮也而
昇余即就黃子座略一披瀝不
也噫吾黃子乎而除技竟至
半月惟見筆之極也墨之香也

才之確而思之曲也且律之工
我以眎余之既髦而猶憤、焉
解而字譯之嗚乎今天下之搦
又多矣制菽之中狂若晨星况
子異日未可量也昔禰正平羈
始則呼為小友繼則引為忘年
矣黃子其棄予否耶

康熙丙辰之暮三月也

也氣之茂也噫黃子乎果正斯
者相去何如也遂不慙鄙陋句
管者有矣搦管而自命淹雅者
為傍日之玉君典青藤若哉黃
貫时才高天下孔北海見而奇之
然則余與黃子亦若是焉而已
同學陳樂群書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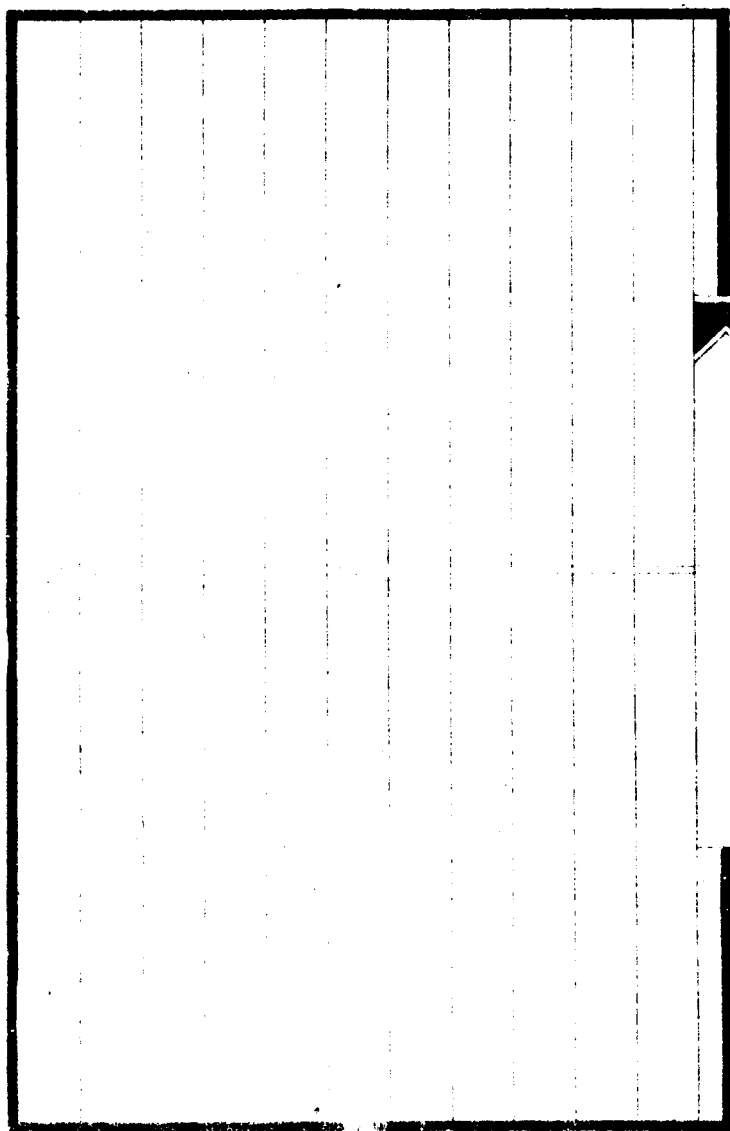
序

自嵇叔夜伶倫之管而世出有音學自元代開取士之科而世
出重曲學然而聲音之道自古為難至生剋變化原本大易生
怡終降墮悉準洪範五清濁高下輕重疾徐之節通乎天地陰
陽其間忠佞好醜之殊途善惡報應之不與合乎天理人情之
盡益寔有正義存焉無為習俗支離人心不古侈新聲於優倡
逞弄句於游般而聲音之道遂衰以故大儒目為小乘真而不
議通學昧為極眺漳而不言晚近士規進取習拳子業六經四
子中尚多昧之者有窮陋皓首竟不出乎上反切為何物遂至不
能為己間有一二優游林下者怡情于此卑多矢口迅筆以寄
其嘯傲之志則不工走聲氣者又皆淺言庸妄以應坊賈之求

則不雅吾友黃子招愔恬澹而靜博洽而文性理程朱經濟陸
賁年未二十而騷雅之祿溢吾墨竟即至傳王貞之樂而不淫
也素澹之哀而不傷也剏塲且之侯而不流于誕踐陞之狂之
肆而亦無叛于正也摛諸形容象至物宜盡揮盡政旁通盡情
朱子所謂平古心而大凌古真盛世之音也閑是曲者以樂府
讀也可以序傳讀也可即以制義讀也亦無不可以不必專付
之爰孟也余初怪其演不成秩殊為惘然最後乃出其寓意惟
此而不留意於此直文家之游戲三昧耳黃子著述固不盡是
而黃子註不以是擅長也不然文人之筆傳奇潛異索隱詢深
何所事而拈快心于越王之遇不合乎哉余故不叙其情而叙其
文

時

康熙十五年丙辰夏四月望後一日卅通家弟汪上徽行首題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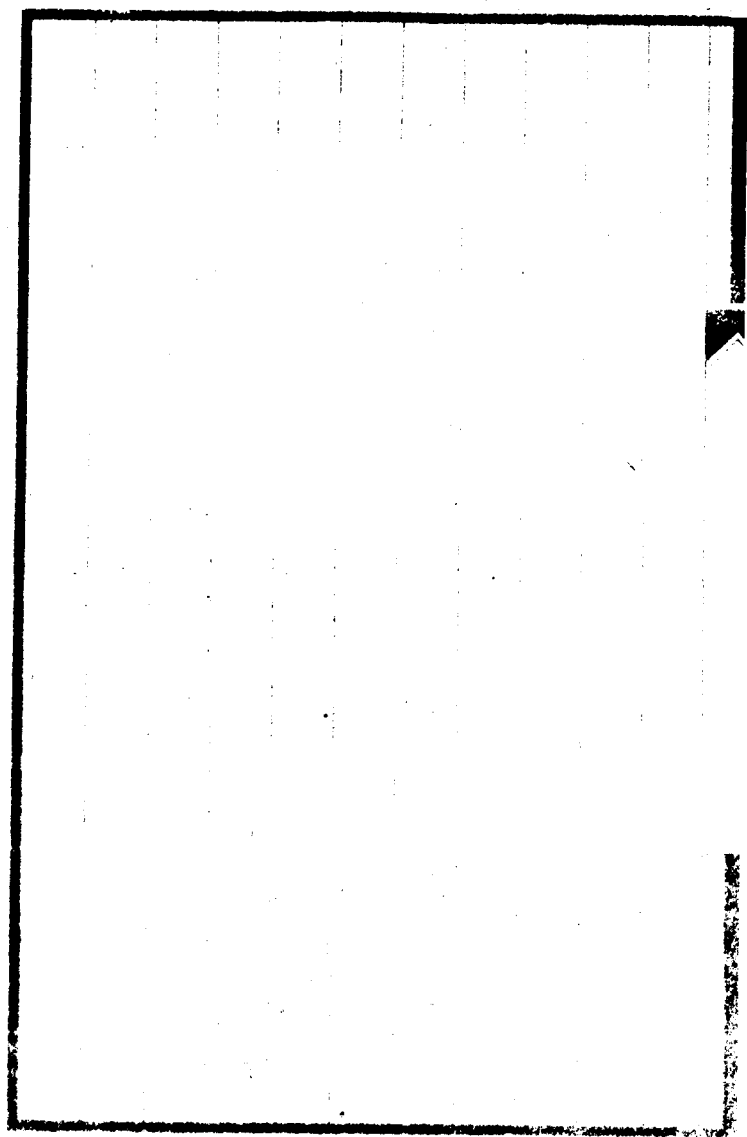
宇宙一積情之區也古今一政情之時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負情之人悲歡離合淑慝貞邪皆寄情之地發情之端也顧宇宙大矣古今遙矣其間友人不一則情亦不一求其善可法而惡可戒樂不淫而哀不傷者惟三百篇之用情為最正他本具淪跡生澹情于夫楊之際或泛物以興懷或因時以寄意思泐而曲詞婉而微長言之不足又促而詠歌嗟歎之後之人涌出又玩世旨不自出吾情之感動何以不容己也噫正矣言情者洵幾以加矣自是而降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為詞曲代有傳人、匪一搬然騷賦如屈宋長卿輩佳、懷望美人瞻懷蘭佩以寫我情所繫屬山隄

榛苓之遺意猶琴瑟過之正若
皆託幽情于邂逅其詞秀而清
仰口以求之况曰也擬假琴瑟
乃伯子云亡風徽莫雅讀於未
古奇士也亦博物古君子也雅
倚詞彙句之中今讀之友者
即能跋江阜之贈情何以平決
以吾迹追夫並坐吹簫好述已
何為至擊雁翁誠善于言情也
妙響以發之遠追三石近規屈
調技神矣觀心矣余烏能贊一

宴甫之湑會真居士之記還魂
生韵幽而曲木白也不言寤寐
旨酒以樂之何至出風入雅也
過流水何傳吾友黃子雁翁檣
人江陵浦口綿心每寄遙情於
填詞一集當五郎初遇淋人時
繼而未遂于飛鳶慘鳳泣情何
賦而飲食庶幾式歌且舞情又
哉况又出思曲筆以傳之清言
宋步若士之芳蹤繼宴甫之絕
詞耶竊又思之以雁翁之學之

才重難奏雅樂于大庭好康阜于民物而傾沾一兒女閨房云
爾若公云心不獲除明良佳會而姑託于昏媾私情以叢其纏
綿委曲之意亦猶碩人之與思彼美西方烏耳抑厥爾素寫伉
儷中年喪耦英鷗分飛痛破鏡之難圓悼玉樓之人杳卿寄云
情于好合永諧或未可也還以質之服翁

康熙癸未三月姑沈之次同學弟呂際烈拜手題



叙

嗚乎風會之變遷古矣哉漢官
塞琵琶之曲而愴然矣夫倡優
梨園亦不過九牛之一毛耳然
有存者則是俳優之與有力焉
污萬度賴以共懲考古者尚歛
有所見反謂其不足信耶玉若
佐、藉空中之報應以為勸懲
之化者形其所樂則古于采蘭
涕泗滂沱自仿遼離合悲歡
附會穿鑿告與可稽可勝道哉

威儀盡變而為優孟衣冠睹紫
帝歸流俗所輕假令革詞曲廢
碑難鐘鼓典正易無伸之意猶
而況乎忠孝節烈傳于不朽淫
知人而淪世豈不嬉笑場中確
農夫野老之流怨女思婦之屬
是又當世得失之林也無為追
贈勺伊其如謹擬其以哀則又
之際大都淫典仿耳又古者
山陰黃子招情余戚而友者文

車詞賦早擅騷壇余矜式深矣一日過四友堂偶閱填詞一集
見措詞之富命意之深集句之工有言必爽無意不曲雖為車
可闡幽寔為本身寫照持峭細讀寢食俱忘嗟乎車可之用情
也固可致生死而黃子之言情也更可夫日景素蟾之澹情也
固可貞金石而黃子之傳情也更能注鬼神風會雖變生能變
此曲之情乎故不揣狂瞽援筆而為之序

時

今上十六年三月三日古虞同學弟丁有庚拜書

自記

此余十九歲之春所壞筆壞墨廢口廢事不畏唾不畏罵不畏
糊壁不畏覆詆而妄意為之也嗚乎曾無益字目無半珠而於
搜索枯腸以盡庸惡之累譚侈然思附於曲子於公之林也
不亦悲乎然則近之童蒙有于余同病者生即可以近已存是
稿所以誌悔也

康熙乙酉夏五月山陰黃斌漫書于上左旅次距構時三十二
年

